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卷一

古詩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注鮑文虎云

濟韋嗣立子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史有傳附嗣立後

紉袴不餓死

前漢班氏叙傳曰王鳳薦班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上方

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

與王許子第為羣在於綺襦紉袴之間非其好也晉灼曰白綺之襦冰紉之袴也師

古曰紉素也綺今之細綾也並貴戚子弟之服朱買臣妻曰如公等終織死於溝中

耳趙云梁任昉奏彈劉整云以前代外戚仕因紉袴晉束皙云丹雘煥紉袴之章

東野遺白巖之史莊子云伯夷叔齊積仁索行如
首陽之山史記云伯夷叔齊積仁索行如
此而餓死前漢周亞夫傳許負相之曰君
後九年而餓死鄧通傳上使善相人者相
通曰當儒冠多誤身莊子曰儒者冠國冠
貧餓死儒冠多誤身者知天時儒行曰冠
章甫之冠前漢酈食其傳沛公不喜儒諸
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
趙云此篇雖古詩二十二韻而第二字平
側相次又多對偶紉袴不餓死言貴富者
之享福祿儒冠多誤身言為士者之易貧
賤公詩又曰有儒愁餓死則不餓死之反
矣又曰儒術豈謀
身亦此之謂也
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
陳詩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鮑照東武
吟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趙云吳越
春秋載伍子胥謂漁父曰性命屬天今屬

丈人此呼人爲文人矣劉伯倫酒德頌有
熟視不見太山之形靜聽不聞雷霆之聲
蜀志許靖與曹公書云豈可具陳古詩歡
樂難具陳世有託名東坡事實輒云毛遂
有言賤子一一具陳之以爲渾語却不引
出何書其全秩引類皆如此非特浼吾杜
公又浼蘇公而罔無識真甫昔少年日賈
大雅之厄學者之不幸也
洛陽年少趙云沈休文早充觀國賓
別范安成云平生少年日
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趙賦讀書破萬卷下
云充字晃錯傳以臣充賦
筆如有神三輔決錄蔡邕傳不妄下筆魏
文帝論云傳武仲下筆不能自
休孔文舉表性與道合思若有神趙云
梁孝元帝之敗焚圖書十四萬卷曰讀書
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中著賦科揚雄敵
一破字則字著力而新奇矣

揚雄有長楊甘泉等賦趙公雄傳曰願
常好辭賦每擬相如故公於賦則言敵揚

雄詩看子建親王增添曹植字子建封陳思

公譙等詩後人謂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

得八斗趙公鍾嶸為詩品其品子建詩

云植詩原出於國風骨高奇辭彩華茂

超越今古卓爾不羣故公於詩言親子建

也親字親近之李邕求識面李邕廣陵江

親言與之近也李邕求識面李邕廣陵江

注文選邕少知名長安李嶠等薦邕詞高

行直堪為諫官由是召拜左拾遺玄宗東

封獻賦稱旨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觀以

為古人或傳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

巷填隘齊神武自太原來朝見宋遊道曰

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師云按新唐

史杜本傳言公自少貧不自振客齊趙吳

楚間李邕奇其中先往見之趙公新書

誤矣蓋惑於後篇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而
言之耳殊不知公在洛陽時李邕先與
相見其後邕為北海太守遇公於齊州又
相見至青州又相見何以明之陪李北海
宴歷下亭則相見於齊州蓋歷下亭在齊
州也八哀詩於李邕篇云伊昔臨淄亭酒
酣託末契則相見於青州蓋臨淄亭在青
州也又云重叙東都別朝陰改軒砌則追
言洛陽相見事蓋洛陽則東都也豈不先
識面於洛陽而在齊地再相見乎則新唐
書之誤以再見為始識面矣

王翰願卜隣

唐王翰并州晉陽人日聚

英豪恣為歡賞文士祖詠杜華嘗在座
師云左傳非宅是卜惟隣是卜自謂

頗挺出立登要路津

古詩何不策高足先
趙云曹

子建云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呂凱
與雍閼檄云諸葛丞相英才挺出致君

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魏杜恕舉明主於唐虞之上增添孟子

伊尹曰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魏應璩與弟君曹書思致君於有虞矣趙云嵇

康傳鍾會欲害康曰宜此意竟蕭條行歌

非隱淪

前漢朱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艾薪樵賣給食擔束薪行且誦

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母歌謳道中買臣益疾歌妻羞之求去恚怒曰如公

等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宋

顏延年詠嵇中散詩曰立俗遷流議尋山結隱淪謝眺敬亭詩隱淪既已託鮑照詩

孤賤長隱淪謝靈運既枉隱淪客趙云鮑照荅客篇此意更堅滋鮑照發後渚詩

有蕭條背卿心列子載林類年且百歲拾穗行歌張湛注云古之隱者也舊注却引

朱買臣行歌道中負薪此乃窮困悲歌耳
與非隱淪之義不相接桓譚新論曰天下
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郭璞江賦有
納隱淪之列，真舊注引顏延年謝眺鮑照
謝靈運詩皆在新論江賦之後，此不知本
始是謂無祖者也。世說周顗何如庾亮，顗
曰：「蕭條方外。」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
亮不如臣。

詩結歡三十載，生死一交情。陶潛閑居三
十載，趙去後漢李尤騎驢馳村狐兔驚。

走魏文帝與吳質書：「旅食南館，郭景純遊
仙詩曰：『京華遊俠窟，謝靈運齋中讀書詩。』」

曰：「昔余遊京華，京華繁富之地，而當春
時尤為繁富於此。旅食亦不能為樂矣。」朝

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
鮑照詩：結交多貴門出入富兒鄰。

趙去論語：「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顏氏家訓

乘肥馬

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顏氏家訓

鮑照之下座以取殘杯冷炙趙云主上頃

見徵歛然欲求伸六韜曰歛然而往易曰

古官韻歛字注云有所吹起兒神仙傳王

母降大茅君歌曰駕我八景輿歛然入玉

清又莊子庚桑楚篇出無本入無竅注云

歛然自生非有本歛然自死非有根又法

華經有歛然青真却垂翅蹭蹬無縱鱗後

火起之語馮異傳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王

褒頌曰沛乎若巨魚縱大壑海賦蹭蹬窮

波失勢貌趙云屈原悲回風云據青真

而攄虹王逸九思曰玄鶴兮高飛增逝兮

青真注青真雲也此兩句以魚鳥為喻一

反一正可以為句法宋玉九辯悲蹭蹬而

無歸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范元實詩眼

曰必言所以

見韋者為傳誦其詩也。厚媿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為傳誦其詩也。趙云：厚言其相待之厚，蓋如後漢云：所以慰藉之甚厚。真言其懷抱之真，蓋如莊子云：其為人也真。厚則相親愛，真則不藏善，乃所以為每每誦杜公佳句也。此厚與真之義甚明，詩眼所謂却成杜公厚自慙媿於韋杜公，真實能知韋之賢耳，非是。蓋不省厚真字是詩字之足，只單著一字為句，且用押韻而字自有其義，煥然也。每於百寮上猥誦佳句新。
趙云：左傳同官為寮，書百寮師師誦佳句於同寮，是時公已召試賜官也。世說載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而出其右。王胄死，帝誦其佳句云：庭草無人隨，意緣復。
竊効貢公喜。
前漢貢禹與王陽為友，世稱能作此語耶。

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
遺劉孝標廣絕交論曰王陽登而貢公杜
子美贈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郎又云
徒懷貢公喜哭韋大夫之晉詩亦云貢喜
音容
間
難甘原憲貧
仲尼弟子傳原憲在草
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攝散衣
冠見之子貢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
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
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而去趙云沈佺
期傷王學士詩云原憲焉能心怏怏趙云
貧無怨顏回樂自持
春秋具王僚之母謂王曰公子光心氣怏
怏常有媿恨之色舊注却引韓信周亞夫
傳乃鞅鞅字又不連心
字非公本意所引用耳
兒張平子西京賦言
伎戲曰大雀跼跼
今欲東入海即將西

去秦

語曰乘桴浮于海又曰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李斯上始皇書今乃却賓

客以棄諸侯使天下之士裹足不入秦

趙去秦言欲捨而去耳乃張儀惡陳軫

於秦王曰軫欲去秦而之楚舊注却引李

斯言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

秦却只是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王粲

不入秦矣

望長安趙去潘安仁西征賦言長安之

境曰南有玄霸素渚北有清渭濁涇故公

凡言渭必曰清渭言涇必曰濁涇皆用此

矣終南山與清渭以在秦地故接去秦之

下及

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范曄傳一

之

償孔融傳一餐之惠必報趙去李固傳

去竊感古人一飯之報注去謂靈輒也公

所用主此舊注更引范曄傳一飯之德必

償自是償字又引孔融傳一餐之惠必報

自是餐字以一飯之恩嘗擬如靈輒之報
宣子况大臣相知不獨一飯耳其去之懷
思爲如何此**白鷗沒**波一作**浩蕩萬里誰能**
詩人之情也
馴顏延年詩寫翻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謝
敏求謂余鷗不善沒改作波殊不知鷗之
戒沒煙波最爲自然禽經云鳬善浮鷗善
沒沒字爲是趙去何遜詩可憐雙白鷗
朝夕水上游浩蕩雖本水而不必專言水
或取流放之兒如離騷云怨靈脩之浩蕩
或取曠遠之兒如楚辭曰志浩蕩而傷懷
是也世間本多作波字東坡定作沒字言
鷗滅沒於煙波間而浩蕩遠去尤有義理
而宋敏求謂鷗不解沒作波字便覺一篇
神氣索然也范淑衷甫云世有師曠禽經
之書其中曰鳬善浮鷗善沒則沒字
却是沉沒之沒即與前說又相反矣

送高二十五書記

鮑云高書記適也字達夫渤海

人少落鬼客梁宋間宋州刺史張九臯奇之舉有道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

崆峒小麥熟且

吾一作

願休王師

家語宓子賤為單父

宰百姓化之齊攻魯道由單父單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皆使出獲麥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二請而宓子賤不聽俄而齊寇逮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之宓子賤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種若使不耕者得獲是使民樂有寇也季孫聞之赦然媿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賈誼書同續漢書曰桓帝時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杜正謬云崆峒西方山也按史記云黃

帝西至于崆峒韋昭注曰在隴右九域圖志云岷州和政郡有崆峒山皆非爾雅所載按爾雅乃作空峒字汝州亦有崆峒山請公蓋名同爾趙云曹操云麥熟更來

問主將焉用窮荒為

祿山亂哥舒翰討賊適佐翰守潼關翰敗

適奔赴行在

趙云窮荒謂適為書記隨翰遠事於吐蕃也舊以為佐翰守潼關乃在天

寶十二年之後誤矣主將指哥舒翰吳書張

紘傳紘諫孫權曰主將乃籌謀之所自出孔

子云焉

飢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

魏志呂布因陳

用彼相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喻之曰登見曹公

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則噬人公

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揚去

布乃解載記慕容垂猶鷹飢則附人飽則高

飛賦

趙云鮑照燕

飢鷹厲吻高生跨鞍馬有似幽

并兒

曹子建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山簡舉鞭問葛強

何如

并州兒趙云幽并兒蓋游俠者高以

文

而從軍故云鞍馬吳質答東阿王書曰

情踴躍

於鞍馬舊注引鮑照詩云鞍馬光照

地在後

矣今攷西漢匈奴傳文帝親御鞍馬

則趙所引

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愈

又在後

矣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愈

司卑官

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鮑云謂

唐時參軍

簿尉受杖非也今詳杜所言捶有

罪者也退之

江陵途中云栖栖法曹掾何處

事卑陋何况

親行獄敵榜發姦偷此豈身受

校如漢諸署

郎耶趙云適舉有道科中第

調封丘尉

翰表用之故云漢紀張良曰脫身

去間至軍

矣路溫舒云借問今何官觸熱

捶楚之下

何求不得

向武威

前漢武威郡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趙云武威唐涼州也今

脫身一尉爲翰見知而辟用雖熱行而不憚矣荅云一書記所愧

國士知

陳琳表本初書記之士又阮瑀管書記之任賈誼傳豫子曰中行以衆人

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人實不易知

更須慎其儀

一作宜范睢傳侯嬴謂信陵君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趙云詩九十其儀

十季出幕府自可持旌麾

一作旗李

廣傳幕府省文書師古曰幕府者以車幕爲儀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廉頗

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是也

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

云

亦足慰遠思趙云易乾卦體仁足以長人曹子建責躬四言威靈所加足以沒齒

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

古樂府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